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十六



呂拊父夏卿贈右光祿大夫制

勅朕紹隆聖緒澤沛萬方凡厥幽明率從褒陟具官
某早以博學望于先朝嘗預纂於信書遂典司於誥
命忽其淪逝多歷歲年儼風節以如存矧教忠而有
後式膺賁典越進文階永為泉壤之光服我寵靈之
異

土震特追復朝請郎制

勅朕嗣位以來需澤數下信有罪戾猶與自新而况

左右侍從嘗為大臣之所釋憾者乎事當昭明不問
存歿故具官某被遇先帝擢司■偶鞫治之弗阿
罹中傷之深詆斥奪遐外奄至淪亡惟孝子力訴其
沈寃惟憲府按見其無過用還初秩以闡大公九原
有知服我新命

美人錢氏追贈婕妤制

勅朕纘服以來漏泉之澤覃及方外而况宮闈左右
嘗為神考之所禮遇者乎追加賁贈顧曷可已具官
某氏蚤以柔順應于選求助成坤載之儀光映史書
之美奄至大故久已歷年進聯嬪御之崇靡示惻傷
之意惟茲異數實視上卿冥漠有知聿其欽享

呂希哲除光祿少卿制

勅具官某寺監之貳均為盛選易地而處厥有故常
爾既致道潛心以世其所當然者矣視吾酒醴膳羞
之事猶祕書圖籍也則何適而不為忠乎勉帥官僚
往共厥服

醫官任仲言轉官制

勅具官某元子之慶天下同之推恩后家時乃盛典
遷以及汝預有光榮勿替初勤益圖祗事

李昌本補三班借職制

勅具官某朕惟風化之本肇于中宮故推異恩以責其父其家所欲授者朕則審而從之爾既入官勿忘祗飭

劉忠轉皇城使制

勅具官某爾折馘之功應于賞典寵遷官秩遂極使名尚勉之哉以稱恩遇

向糾轉左朝議大夫除司農卿等制

勅具官某等朕惟皇太后功存宗社與國無窮奄棄東朝遽終大事所以致孝義者不可得矣推恩外氏其敢後乎爾等乃慈德之諸父而中臺之高選也率職以事上檢身以齊家攷于公言咸有令聞式昭異數用陟文階或冠卿列於司農或正郎位於司計往其祗慎茂對寵休

王震轉翰林書藝局直長充待詔制

勅具官某二帝三王遠矣而節用愛民畏天納諫所以為子孫無窮計者莫如我祖宗最盛蓋其詳不可勝舉而其要具于寶訓朕將齋戒以觀夙夜以思奉以修身而治天下庶無愧乎畀付神器之意故委儒臣是正而命爾書之爾亦不為無助寵進爾秩以示朕無勞而不錄也

向子章等轉官制

勅具官某等朕惟皇太后功德甚大念無以報稱肆於爾等悉推異恩所以隆外家而昭孝思也爾受訓戒于東朝非一日矣奉以飭厲雖久不忘則有以慰在天之靈可不勉哉

李擴轉官制

勅具官某等朕推恩外氏及其姻婭而寵遷階秩爾等與焉勉思所以報稱朕命者勿使有愧於清議向氏等並進封次國夫人制

勅具官某氏等朕推恩外家無遠弗及而况東朝同氣慈愛素厚者乎進爾國封慰予哀念勉循婦道永對休光

劉氏等並進封郡夫人制

勅某氏等朕惟東朝永棄孝養肆於外氏悉以恩嘉進疏顯國之封用薦宜家之慶勉循閨範茂對休光李濟補三班借職制

勅具官某男某爾父隕于行陣朕甚憫之錄爾以官是為忠報

董孝忠等轉官制

勅具官某等朕誕膺駿命續奉丕圖凡所君臨率皆

恩及惟爾守邦之舊久推効節之勤宜有遷陞用昭
寄遇益圖忠順對我寵光

楊永慶等降官制

勅具官某等朕方推信義以撫羗人爾職在奉承乃
庇容馬盜降秩一等尚為寬息

內人王氏授仙韶使制

勅具位某朕方宅憂無所用樂汝既久於其職當遷
矣朕亦安得而止哉然九重之外不可戶曉宜識此
意務遠嫌疑庶朕慎獨之心賴以信乎天下

內人張氏追贈儀國夫人制

勅具官某氏朕於一時變守附之人生既加厚歿亦如
之所以隆褒賁之恩全終始之意惟爾淑慎祗事有
年奄忽云亡動我心惻自郡而國追以為榮尚其營
魂識此命數

蕃官乞商等轉官制

勅具官某等朕於有功未嘗不報而况邊陲用命克
摧賊鋒視等遷官曷可爾後惟忠惟慎尚勉之哉

內侍鄭居簡等宮觀制

勅具官某等爾祗事宮闈之日久矣而遽以外請宜
在聽從解劇就閑越進爾秩思所以稱勉為後圖

高傑轉官制

亟遷秩序密奉軒輝蓋朝廷盛選也而朕不虛授惟爾試藝應格逢時致身故以是命焉其思所以稱朕命者勿怠

陳瓘除右司制

勅具某官文昌萬務之所總也為郎列曹猶選時望飲助綱轄可非其人爾道學淵微氣宇完固謀猷効于已試中外稟以承風擢實都司朕命惟允夫爾嘗為耳目之官矣朕所聽用多爾入告其以是反求已則見之行事豈不休哉

歐陽棐除左司郎中制

勅具官某爾名臣之子能世其家以顯聞于時為清議所屬荐歷省部越一紀矣而都司高選雅望肆以命爾其以爾嘗試而既効久畜而未施者庸贊綱紀以稱朕立政立事之意

張恕除工部員外郎制

勅具官某名臣之子以才自奮贊治天府亦既逾年朕嘗聽其言而攷其效蓋信乎可以赴功也冬官選屬肆以命爾其以爾夙承於義方者往佐而長以謹吾百工之事

郭天信轉官制

勅具官某卜筮先聖之所不廢也而朕亦用之有嘉
汝言已日多効遷官一等益務究心

內人王氏封郡夫人制

勅具官某氏爾總帥官屬以修禮儀起君之事蓋已
久矣有勞可錄寵錫郡封勉對恩榮勿忘祗慎

內人張氏封典字制

勅具官某氏自掌封典其品異矣允厥廩賜視以為
等以爾服勤張設之久故以是遷焉勉稱朕恩勿忘
祗恪

內人在氏等並封掌字制

勅某氏等官官由掌字而上始預品秩蓋未嘗輕授
也以爾實自潛郎侍朕纘圖九一時遭遇之人既已
在所陟矣可不以是為爾榮哉勉稱異恩勿忘祗恪
李潛等並落致仕制

朕欲士大夫風節奮厲以成一世之俗而忘已徇物
或者安之與其嚴法以示懲曷若表賢而自勸以爾
身為禮義行貫幽明歸卧鄉閭世所推尚精神思慮
雖老不衰近臣以聞適協朕意傳不云乎可以處而
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爾既師之以治已有日矣勉

承朕命以暢遠猷內張根云以爾孝能尊祖心不近

譽問甚休在列以聞適協朕意

苗履轉官制

勅朕方戢兵與天下休息而運籌制勝坐以無事則
惟將帥之良是賴具官某忠勇智畧克紹家聲擢護
塞垣能體朕意適茲員闕就陟軍階其茂對於寵休
以助成於綏靖

皮場土地封靈既侯制

勅皮場土地神人之分異矣傳稱以道莅天下則其
効至於神不傷人爾神非特不傷人而已瘍醫之所
難療者又能愈之以顯濟于一方朕咸秩無文肆及
遐外而况都邑之內靈既若此者乎爰視侯封褒錫
美號益隆初惠以助吾仁

岑象求除寶文閣待制知鄆州制

勅侍從之臣入居省闈以協贊庶務出臨藩翰以宣
道德澤朝廷禮遇其體惟均具官某蚤以推揚事朕
潜邸比之流輩莫汝為先而學篤行完朕自擢識汝
陽擇帥內閣陞華其往鎮於一方以少休於勤勤愈
其思稱勿替厥心

朝田特復文思使制

勅具官某爾降官以來數更霈澤引暮叙復法有故
常其還正於使名以示除於往咎勉圖報効益厲忠
勤

陳祐差通判滁州制

勅具官某朕得汝於部使者列薦之中斷然用之以
廣視聽蓋將期年于此矣宜自信所守既久益堅而
乃觀望以言意在推引豈不失朕用汝之本旨乎其
罷諫垣往參郡事勿忘省察以為後圖

郭知章授權刑部尚書制

勅朕以仁心仁政覆育天下間不得已至於用刑則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奉承而行屬在司寇為之長
者可輕授哉具官某被遇秦陵亟濟法從逮予續服
嘗貳秋卿有績有言載于公議是用召從帥府越總
刑章惟汝進擢以來更歷多矣自以為無所嚮背以
致其身其以是率屬而修職焉能副朕欽恤之意

周鼎權刑部侍郎制

勅朕以仁心仁政覆育天下間不得已至於用刑則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奉承而行屬在司寇為之貳
者可輕授哉具官某進以刑官荐居法寺斷獄弊訟
勢莫可移隱德陰功久乃自見攷于僉議擢亞秋卿

其以汝夙信于中而既効于外者贊長率屬而修其職焉必能終始副朕欽恤之意

周彥質除戶部郎官制

勅具官某戶部總天下財賦力役之政令而郎官實分職以任其事以爾出奉使指能裕吾民自江以西無復愁歎不負先帝臨遣之意故以是擢爾居焉且將究爾之才其思所以興利除害者往佐而長以濟厥功

李詳轉官制

勅具官某爾率衆以摧賊勢為梁以濟援兵嘉爾有勞應予懋賞越遷官秩亟預朝班其勉對於息休益務圖於報効

孔平仲除金部郎中制

勅具官某爾文學行義表于儒林召居地官方贊厥事會課來上序正郎曹就易司珍勉圖來効

錢恒授如京副使制

勅具官某朕於燕國大長公主既盡所以崇奉之禮施及其子亦異常科是用因時錫名介于使列以肇爾承家之寵經不云乎不患無位患所以立爾知所以立則位至矣可不勉哉

王越祖母沈氏封長壽縣太君制

勅其氏朕欲天下之為人子孫者莫不同我孝治篤於其親故眷求高年以風勸之爾壽甫期願式應褒格用顯閨門之慶寵疏湯沐之封祇服異恩益綏遠福

胡舜臣補借職制

勅具官某朕於死事之孤尤所矜恤而有司言狀以爾名聞往續官職勿忘忠報

宗室仲顛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崇國公制

勅朕惇叙九族以訓迪天下故於其生也既有以篤其恩則於其歿也亦有以異其禮具官某於朕為諸父於朝為顯官而能務遠悔尤克循軌範居有刑家之美動惟事上之勤曾不百年奄終一世冠爵名於五等視儀物於三司用將痛悼之情以茂哀榮之數尚其不昧服我殊恩

內侍李穆等轉官制

勅具官某等爾祗事東朝歷年浸久服勤不懈在所褒嘉屬禮字之既終遽引誠而祈外各從爾志勉對恩榮

內侍馮章轉官制

勅具官某爾介于使列之日久矣命既外徙還陟舊階惟用心不替於夙宵則修職豈殊於出入勉圖來効以稱厚恩

李延賁除刑部郎官制

勅具官某朕妙簡良士協贊秋卿而質厚才通汝為已試必能副朕所以慎用刑者惟察惟法往既厥心

姚古轉官制

力進於橫班中尤為高選非勤勞夙著歲月滋深何由得之哉屬有虛員莫汝先者益圖報効以對褒陞

任景先補官制

勅具官某汝名在戚畹之日久矣慶國始筭恩有異數推以及汝進服官聯勉思報稱之宜勿廢恪恭之守

宗室令翬特贈朝請郎制

勅具官某朕於異姓之臣猶寵其生而賁其歿以全終始之息以盡哀榮之意而况著在屬籍朕所先文以致身秩于朝路既奄終於一世用陟於三官尚其有知服此追命

李昭玘等降官制

勅具官某等朕惟虞主之設所以迎奉欽聖憲肅皇
太后之神以嚴祭享而致孝思者也爾等既聯厥事
乃忘敬恭授受之時自弗省察閱實東上爾罪甚明
先後輕重隨以降秩往其惕厲服我寬息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十六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十七

制

安燾除觀文殿學士知河南府制

入冠樞廷之重出司留鑰之嚴朕所褒優罔間內外
具官某以深忠直道受知于裕陵以厚德豐功被遇
于哲廟周旋二府儀表四方逮于躬政之初起自復
常之後還居宥密正賴謀謨而乃亟上封章力陳病
瘁既憫誠之莫奪在勞逸以宜均加祕殿之隆名進
文階之峻秩往臨舊治式使爾私書不云乎雖爾身
在外乃心固不在王室尚體茲意勿忘告猷

朱袞除集賢殿修撰知壽州制

朕眷遇藩邸之臣厚矣思有以處之使不失其宜則雖分符出守猶待朕左右也具官某頃由諫省擢實瑣闈雅志在民久而不易俾遷書殿之職往臨淮右之邦勉布寬條以期善最

謝文瓘除給事中制

封駁之職疑若與朝廷異趣然命令果有未安苟或以此為嫌則人材黜升政事廢舉將有失其當者矣為害可勝計哉推擇用之尤當致慎具官某頃由時望擢實從班有猷有為弗激弗撓其輟掖垣之要往

居瑣闥之嚴勉發夙心益收來効

王渙之除起居舍人制

具官某左右史朝廷高選也非文學行義著于一時惡能直筆以紀言動之實哉爾簡在朕心為日久矣虛員擇士僉以為宜尚有褒嘉待爾稱職

朱彥除左司郎官制

具官某爾學窮道義行應楷模越自天官擢司教職休有士譽達予聽聞惟時都司高選雅望疇爾善最亟此褒陞往釐猷為協贊綱轄

王博聞直龍圖閣知延安府制

具官某安邊在於擇帥而彰武重鎮尤難其人以爾
出總漕權入居卿寺才優智敏無適不宜必能宣國
威靈以釋西顧之慮進止內閣寵賁爾行勉稱異恩
往其飭勵

秦玠等叙復官制

具官某等爾雖在責籍而以醫召用服勞夙夜亦既
逾時隨厥輕重叙復官秩益精方技圖報異恩

蔣之奇知樞密院制

內握萬兵之本外制四夷之命朕所倚賴尤在老成
既得其人就加褒陟具官某頃由以登用入替謀謨以

夫高世之才行乃康時之志惟助亦於綏安曾不動
於聲容闕歲于茲厥功甚茂其峻遷於位序俾專總
於樞衡斷自朕心實諧公議若夫長慮卻顧偃革息
民以承宗社無疆之休則爾既熟其所當為者矣慎
終如始詎假訓言

陸佃除尚書右丞制

二三執政之臣朕所委聽以圖機務者也休戚所係
夷夏同之苟非其人曷敢輕用具官某蚤緣道學被
遇神宗擢直從班休有善譽雖數更於事變每自信
其誠心逮予續服之初入冠列卿之重而能銓衡弗

系獻納居多者惟右轄之求式副登庸之意仍遷峻
秩併示殊恩意朕方建用皇極而世或執偏以自是
朕方懋昭大德而世或懷利以相傾推原厥由宜必
有在爾既見而知之矣勉思同寅協恭救此之弊者
毋使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專美于前載

章宗同知樞密院制

朕惟天下治安之本實在二府故文武雖若異任而
眷注未嘗不均必求其人以贊樞極具官某受知哲
廟擢付帥權既生致於酋豪且廣恢於境土屢形捷
奏數被褒嘉眷宥密之須才越班聯而登用蔽自朕

志寵示殊恩惟不忍肝腦之塗郊原故能愛重人命
惟備見飛輓之耗帑廩故能慎惜邦財事在變通爾
知之矣勉思所以善其後者以副朕躋民仁壽之意

錢穀除度支郎官制

具官某朕方集才智敏強之士分任劇曹共熙庶功
而司度虛員擢爾于外以爾出使能稱吾指者入祗
厥職則來効可圖其勉之哉

閻詢特贈金紫光祿大夫制

朕紹隆脞緒澤霈萬方允厥幽明率從褒陟具官某
夙由才望歷試事功既克著於猷為亦自全於出處

有子而令能世厥忠適茲貴典之行越進文階之峻
尚其冥漠不昧欽承

任端等轉官制

京師諸夏之根本也而周城千雉轟然一新雖出於
神考之睿謀其所以視版築愈疾癘交修厥職弗懈
夙宵則汝等與有勞焉朕不汝忘第進官秩益圖報
効以稱殊恩

蕃官馬蒙卓轉官制

爾承襲厥職為部族所歸有司以聞良以
循於舊比就擢寘於官聯服我恩

蕃官鐸撒四轉官制

邈川之役爾實有勞折馘摧鋒應予賞典俾隨級數
進陟官聯尚勵忠勤以圖來効

蕃官兀征蘭種角補官制

爾父年高以爾為請矧惟忠勇久已彰明特優異於
官聯仍就司於警捕勉承父志圖報殊恩

趙約等復官制

朕既嗣位與天下更始凡以罪廢蕩然一新而况自
狀厥情如爾懇切固宜在所恤也稍還舊秩進預班
聯益勵夙宵以圖來効

薛思齊除左侍禁制

元符皇后請以先朝慶誕之澤增進爾官朕命從之
蓋為異數勉思報効益務忠勤

在內城隍土地封昭貺侯制

朕惟百神受職於都邑之內猶百官之在朝廷各司
其事而不相亂苟有功於國則必有以報之亦無幽
顯之異也爾主吾城隍為日久矣而能肅鎮方隅救
寧中外既昭殊貺宜煥褒崇用比秩於上公仍寵增
乎顯號尚維頌享益致閔休

薛思齊除縣太君制

朕即位之初推恩海內凡大夫有列於朝者俾獲
伸其志以及其母而爾歸于望族協相顯人有子承
家服在七品肆舉追榮之典用疏大邑之封尚克欽
承以光流澤

王資深等並除監察御史制

天下之事總于六司朕既擇人而在之矣又妙選剛
明以為御史俾分察其不應法者而爾望實著在一
時斷自朕心擢實茲位夫好名者多許徇利者苟容
此古今之通患也爾能超然於二者之外則肅羣吏
以熙庶績必能助朕為民極之意朕亦待是而後陟

以究爾之夙志焉可不勉哉

楊文翰第文真補三班奉職制

文翰既歿推厥承襲而光爾等咸曰汝宜遵吏以聞
在所褒錄往圖報効益勵忠勤

孫諤除國子祭酒制

朕惟神考以天縱之聖發明經術作新人才蓋自三
代以還未嘗有如此其盛也肆朕臨御敢不奉承一
時師儒選置雅望在於總率尤務得賢以爾博學多
聞而守之以約忘言會道而動惟厥時爰歷試於事
功播休聲於臺閣舉酒而祭實長辟... 輝所宜無

易汝者夫神考所以造士之本妙與天地同流雖不
可得而窺若其稽古驗今創為教法則汝昔在宰府
固已槩乎有聞矣用以師屬以迪士心俾所期于俊
傑者愈久而愈光豈不美哉

蔣之奇陸佃章燾贈曾祖制

內安百姓外撫四夷朕所賴乎輔臣者重矣是豈一
時之功哉夫賴其功者既不止於一時則榮其先者
宜追及於三世蓋不如是不足以為稱具官曾祖某
躬行仁義迹晦丘園佐啓後人總冠樞極陸極改總冠

預義政章政躬行仁義以下云飭躬積德之報至此

益彰雖已表於儲宮尚未配其流澤從于一品就陟
崇階服我命書永光泉壤陸佃章案即自雖已表以
下改云文階二品之崇東

官三少之列用光
流澤以茂寵靈

蔣之奇陸佃章案贈曾祖母制

朕之所以待柄臣者隆名顯秩既已藩飾其身矣苟
於其先無以異之與凡鄉大夫等則何以昭體貌而
崇勸獎乎追賁所加宜及累世具官曾祖母某氏躬
有淑德歸于令門惟積善以滋深故慶流而益遠執
我大政實爾曾孫用新列國之封光配宮僚之峻陸
佃章案即改云用新各
郡之封光配宮僚之貴尚其冥漠不昧歆承

蔣之奇追贈祖制

為善之報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蓋雖遲速不同其
効未有不如此者夫為善豈期於報哉天道固當然
耳朕率是意寵待臣鄰肆有追崇遠及王父具官祖
某安于隱約以德自豐源深流長至孫而顯總于宥
密清議歸之越從宮傳之崇進陟公台之峻用昭爾
祉以對天休

陸佃追贈祖制

才高學博望著英躔有志在時至孫而達入參機務
輿議歸之越從諫省之崇進秩儲宮之峻用昭爾祉

以對天休

章淦追贈祖制

才高氣勁望著臺端有志在時至孫而達入陪宥密
輿議歸之越從憲部之崇進秩儲宮之峻用昭爾祉
以對天休

蔣之奇陸佃章淦追贈祖母制

篤於尊祖雖學士大夫之所同貴以殊恩乃執政大
臣之所獨禮惟其稱義則當然具官祖母某氏被服
七章兼全四行既歸從於望族遂協濟於肥家積是
休祥蔚其孫子朕所登用賴以久安載嘉流澤之光

式茂追榮之數進封顯國

陸佃章淦即改增煥私庭

增煥私庭

蔣之奇陸佃章淦追贈父制

自昔言孝有曰立身揚名以顯父母夫為人子者孰
不有是心哉惟二三輔弼勲與位稱然後足以極其
顯親之榮具官服在下僚陸云服在朝班陰自殖德
命有所制志不獲伸篤生賢英擢總樞極肆厥謀猷
之助亟成夷夏之安推原所從褒錫敢後冠三公之
峻陸云冠一品之崇階茲謂異恩
往告于第

蔣之奇等追贈母制

曾參有言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
泊吾心悲自古及今未有歷仕而心不再化者朕於
一時通籍之士既皆有以慰其心矣而况股肱近輔
追顯其親其可後乎某氏以正承夫以恩睦族祥發
閨門之內功形夷夏之中有子而然朕所眷賴自郡
開國褒進爾封陸章云小君錫號善郡啓封尚克承之以昌厥後

蔣之奇陸佃追贈妻制

朕既延登老成總冠樞極陸云延登峻良謝贊機務章云翊贊樞極其在
閨門之內宜昭伉儷之賢雖曰舊章實為異數某氏
順承夫義協致家齊夙彰輔佐之功不愧圖書之訓

惟時君子方厚倚毗用陟爾封以鴻厥慶往祇朕命
益懋德聲

內侍閤守勤餘官李士京等轉官制

朕既踐祚思以天下之養奉承慈顏而仙馭莫留闕
其遠矣惟是園寢密邇國南乃詔有司增廣制度爾
能率護衆職亟成厥功李士京以下云率職祇事共成厥功俾朕孝思
有以自慰眷言勤勤在所褒嘉寵進使名李士京等改作一官
勿忘稱効

呂惠卿落職制

朕惟大中之道與夷夏為新宿負往愆多釋不問其

或附下周上誼動一時義所當懲亦難并貸具官某
頃緣奮弼分任帥權方干戈未戢之秋正將士希息
之際循名責實宜盡公心事君以忠矧存丕訓而乃
肆形欺誕敷奏罔功遂令獎勸之方悉入僥求之計
開其後悔咸以情言既罪戾之甚明在典刑而奚遑
始從褫職特轉寬科庶幾臣工自此知戒

石丕降官制

朝廷以爾為才擢預邊寄而乃不思審慎散失居多
雖難追於典刑亦屢更於赦宥姑從降秩往務省循
田洪益洪益加勲制

朕惟先皇帝祇率舊章聿成洪益敬熈以時五福
敷錫萬方爾以忠勤久居邊徼爰霑霈澤寵進勲名

洪益云屢霑霈澤併陟官勲

勿替厥心益圖來効

皇姪不器可右千牛衛將軍追封越國公制
惟我神考惇叙宗親允厥本支率從典禮越王之後
世受爵封傳叙相承今實逮汝其峻遷於環衛以顯
寵於國公勉繼前人愈其祗飭

王存贈左銀青光祿大夫制

巖廊輔弼之舊朕所禮遇以勸道臣工者也既以寵
異其生亦必追賁其歿所以極衰榮之數全終始之

恩故具官其望著英躋仕逢熙運迪中庸而制行躬
仁厚以持心更練百為堅完一操在元豐則受知乎
神廟參聯侍從之華在元祐則被遇于泰陵協贊機
衡之重肆朕續承之際深惟故老之咨貌在丘園蔚
其風節奄觀遺奏尤倍惻傷越陞二品之階峻視六
卿之秩茲為茂典用展眷懷尚克歆承以光隊路

才人鄭氏特進封美人制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二帝三王以來未有家
齊而天下不治者也朕率是道以臨萬邦厥有褒陞
必先內德某氏祗事左右秉心肅恭動能畏於箴規
居弗形於私謁慶襲後宮之盛肇開元女之祥懿範
聿昭淑聲益茂宜遷美號以示隆恩惟克謹於初終
乃永綏於福祿愈其思稱助我化風

掌簿李氏知尚書內省公事制

朕不以名器假人蓋非獨外廷為然也惟時內省之
務方賴協濟之勤疇爾久勞肆加遷陞往其祗慎益
勵夙宵

常定男晟補借職制

爾父服在邊陲隕于虜寇憫其忠奮續以官榮宜思
無忝之言往勵酬恩之志爾能自効尚有褒陞

蕃官趙景存等轉官制

爾祖以部族來歸爾父能世其忠順並膺寵祿多歷
歲年惟慶襲於後人特榮加乎顯秩宜思繼紹力務
恭勤尚有褒嘉待爾自効

孫志雄等補借職制

某等爾父隕于行陣朕甚憫之錄爾以官以為忠報
往其奮勵茂對恩靈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十七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十八
制

郭獻卿除節度觀察留後制

舜典三考而明陟周官三歲而行賞朝廷褒叙之法
亦必限年而後舉不敢以私恩廢焉所以嚴勸沮而
成治道也具官某蚤繇才選久著賢稱廉察大州式
應遷格是用進汝以兩使留務之重訓有之曰位不
期驕祿不期侈恩所以稱祿位者勉自慎其初終則
豈但朕惟汝嘉汝亦有以自見于永世

蕃官羊聲凌等補官制

褒卹死事國有彝章錄爾以官以為忠勸往承先志
勿怠恭勤

皇叔世法贈官追封制

五屬之間朕所惇叙以為天下先者也既有以榮其
生必有以哀其終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具官某躬信
厚之質習義理之文雖居富貴之中不愧祖宗之訓
奄其淪逝深用惻傷惟廉車使節之崇惟列爵侯封
之貴未嘗虛授備以為恩魂而有知服我休命

祝德除右侍禁制

爾以久在戎行比從廷試錄爾戰功之舊旌爾射藝
之優於所得官躡進三等往其奮勵以報殊恩

醫官秦拱叙復官制

爾以方技祗事禁廷有勞可嘉在所甄錄亟除往咎
盡復前官朕殊恩益圖報効

李洵仁轉官制

朕眷待諸弟厚矣因其進封寵以異數而侯請回所
受為爾遷官朕命從之勿忘祗恪

黃持補三班借職制

自我祖考以來所以待曹氏甚厚故份之逝也嘗俾
官其諸孫而誘則以其所當得者為爾請焉寵達爾

官勉思飭勵

鍾正甫除刑部員外郎制

爾為郎於憲部舊矣出分郡寄休有治聲還居厥官是為優選副我哀矜之意勿忘忠厚之心

謝愔轉官制

爾既於下僚久矣頃由慎選參類刑書比于前入式應遷陟其思所以稱朕命者勉祗厥序以成官常聽官治之意

醫官仇洵彥轉官制

朕於一時有功之人雖在疎迹猶必褒陞而况執技禁廷數著勞効是宜進秩俾冀太醫蓄益務精勤以稱恩遇

醫官張倚叙復官制

爾名在謫籍當以暮叙眷大臣之有請亦成此之具存還復一官用為爾寵勉思報稱益務精勤

張鈞轉官制

朕惟宗社付屬之重尤懼名器不敢不慎以爾職在國寢最為有年褒錄舊勞寵加一命其益勤於來効以圖報於官榮

范世文母封郡太君制

朕歆天下之為人子者莫不同我孝治篤於其親
眷求高年以風勸之爾壽甫期願式膺褒格爰錫
有邦之號用昭積善之禎祗服異恩益綏遠福

李執柔除屯田郎中制

六卿分職率屬以成天下之務而屯田政令總在
冬官肆求望即汝則已試往稱朕命尚勉之哉

宮人朱氏兩掌珍制

宮官由掌而上始類品秩所以謹名分而嚴勸獎
也惟時寶貨之事尤資贊勛之勤審求其人肆以
命爾往其祗慎以稱恩榮

岳元轉翰林書藝局直長充裝界待詔制
比集衆藝嚴飾眸容以極朕欽奉祖宗之心爾於
其間有勞可錄益祗厥事往對遷陞

濱州齊將段千朋封善應侯制

爾義以許國既奮節於生前仁以惠民復顯靈於
身後春雨暘之協應嘉祈禱之不虛用伸錫於侯
封以光昭於廟食尚惟庇佑益助豐穰使吾一方
永有歸賴

傅楫龍圖閣待制知亳州制

侍從之賢藩邸之舊朕固欲其常在左右也若以

疾來詔至於再三義所重違姑聽均逸具官某蚤
繇隆望翊贊潛宮比于同寮最為久次察言觀行
朕獨知之逮擢寘於西垣實典司於誥命以其深
厚之氣發為溫雅之詞追還古風有助皇極遽形
封奏力以情言俾陞內閣之華暫出輔藩之近勉
從康乂副我眷懷

內人韓氏封司言制

宮官六尚之屬雖以品秩為差然非恩俾遷焉亦
何由而叙進乎此朕於汝等所以錄歲月之勞而
謹典司之任也往循名分益務恭勤以無愧乎朕
命則惟汝嘉

岑象求充寶文閣待制致仕制

朕眷待禁從之臣固已厚矣而况夙侍潛邸蔚有舊
勞聽其歸休蓋不得已具官某力行素學既老彌堅
士所推稱朕所獎拔比緣均逸出師近藩曾未淹時
遽以疾告存觀來奏灼見深誠用進陟於文階以寵
光乎謝事益綏遠福克著高氣厥幾助成王德無愧
乎古之里居者

左侍禁李謹母毛氏特封制

朕欲天下之為人子者莫不同我孝治篤於其親眷

求高年以風勸之惟爾壽康式應褒格用侈閨門之
慶顯跡湯沐之封祗服異恩益綏遠福

叔紺叙官制

爾抵罪以來能自惕厲務遠愆咎且更需澤數矣在
於踈迹猶與惟新而况宗屬之內乎還復官榮勿忘
祗畏

周常中書舍人兼侍講制

中書機要之地舍人所掌肇自元豐分押六司率循
四禁不獨贊為誥命而已副我簡拔存乎其人具官
某嘗仕而歸能往而復擢實儒之重君左右之

聯秉筆直書足為檢誠敷經勸講有益見聞屬西掖
之虛員俾試言而亟用雖云故事實出異恩夫法無
後先所從惟是人無彼此所任惟賢朕之志慮固已
堅定而不移矣以爾中和之氣必能宣導以文詞以
爾誠懇之心必能力禪以獻納使內外臣庶罔不迪
我好惡爾亦無愧於出處之義

呂希哲直祕閣知曹州制

祕閣聚天下之圖籍以崇養豪英以鑒觀理亂惟時
分直不輕授人以爾學知所宗行與言稱方從鄉寺
出守輔藩茲用褒嘉以為爾寵夫濟陰患盜久矣以

爾之不歆而表勵之則雖賞之不竊將不特見於空言而已往其懋哉

左伯能補官制

門下機要之司隸職其間汝為咸久勤勞慈慎克有初終用遷使介之榮出就嶽祠之佚併從汝志益務酬息

高昌庸等除金部祠部郎官制

司金劇曹典祠要部妙簡資望有自來矣昌庸能以吾寬厚之意推廣於常平爾境能以吾欽恤之心肅清於憲獄咸有已効茲用甄陞生而長

虞策特落權字制

民曹之長於周為大司徒於唐為太常伯品高禮異選授帶艱既得其人在所褒陟具官某頃繇時望擢總邦財能不懈於夙宵以備殫於智術遂使經常之用舉無匱乏之虞究觀已成厥功甚茂斷從朕志寵正爾官易不云乎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朕既躬儉以為天下先矣其以爾効見於職者勉而終之俾無愧于古訓

韓粹彥等轉官制

中宮既正位號以母天下凡厥儀物率從典章迄

道經集卷六
用有成繫爾董治載嘉勤勤各進一官勉稱異恩
勿忘來効

榮輯除禮部郎官制

儀曹屬郎從昔以來號為南台舍人非文學行義
蔚有譽望惡能稱其任哉以爾奮自師儒服在館
閣比緣賜對灼見所存莅職春官用爾為允往祇
厥叙前俟褒陞

孫乘父洙贈右正議大夫制

朕初踐祚澤霈萬方允厥幽明率從褒陞具官某
學通三極文配兩京晚深神考之知簡在弼諧之
數未及登用奄至淪亡惟善慶之所鍾服義方而
是似式膺賁典追進崇階尚克歆承以光溟漠

高舜舉轉官制

爾以方技祇事禁廷有勞可嘉在所甄錄特遷秩
序昭示殊恩益務精勤以圖報効

歐陽棐知蔡州劉唐老知相州制

朕惟祖宗稽古右文之意修宗館閣涵養豪英分
直其間尤為高選以爾等夙承家學久著時稱嘗
隸職於圖書頗宣勞於歲月方從省闈出守近藩
茲用褒遷以昭寵寄朕以天下為度爾既知之矣

勿以內外自異思所以使吾民無歎息愁恨之心者庶幾良二千石不獨專美于前人

內侍閹安轉官制

朕承天下之休服祖宗之訓惟名與器未嘗假人有以取之亦克用勸具官某比緣委任能整才謀表勸衆工交脩乃事成我奉先之志繫爾率職之勤宜有褒遷用旌績効兵團重寄遙領為榮其益慎於初終以永綏於寵祿

革保等轉資制

朕於死事之家尤所矜恤而有司言狀以爾名聞

往三三聯必忘忠報

馮瑀降官制

主將隕于賊鋒爾既在行法所不赦尚以兵寡路隘首尾隔絕原情議罪姑降一官服我殊恩益圖忠報皇弟孝永正在團練使制

朕觀堯舜以來未有不悖叙九族以風化天下者惟時宗屬宜在褒陞具官某於英廟為近孫於益王為幼子事親奉長肄業從師咸有可觀庶能自立就正兵團之任用昭交愛之隆益慎厥修以成乃志

管師仁吳材並除諫官制

朕於天下之言雖無所不受然稽以為決者惟諫官御史而已分任遺補尤須得人以爾就職以來數有獻納祛除壅蔽聲揚精誠斷自朕心進處東省吳即以敷爾進奏可觀斷信朕心權實西省昔伊尹告其君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朕方操是以聽吾言矣爾其益務自信以輔朕之不逮

馮翼降官制

日者西人入貢選爾于邊以應待之而盜取其物爾既失察復不以聞是豈朝廷委任之意哉特降一官勿忘循省

內侍馮世寧祖母特贈郡太君制

內外之臣自朝籍以上則可以追榮其先而貴及王母尤為異數某氏躬能積善慶襲後人惟時孝孫實我內宰願回恩禮之舊寵疏湯沐之封嘉其誠心錫以郡號庶幾不昧尚克欽承

曹誘轉官制

橫班遷叙之法或就補虛員或遙領郡務皆限以歲年而放其積効蓋未嘗輕授也具官某起于后族服在官職能自聲其才謀遂有聞於閭閻兵團重寄選

付常艱茲用褒陞實為異數所以稱者尚勉之哉

醫官秦玠等降官制

昔人有言曰人而無常不可以作巫醫孔子善之取以為訓爾以醫選用職在禁奸診候之間敷奏失實豈不愧古訓而疑朕聽乎特官聯勿忘循省

李洵仁等轉官制

朕惟慈馭賓天無以致天下之養追奉大事尤極孝心而衆務攸司實資協濟惟爾夙夜備罄勤勞用稽考於舊章俾階陞於秩序益圖報効稱我恩榮

王輔弼官知澤州制

中臺總天下之政令惟時隸職汝最有年能慎始終迄無罪悔特遷顯秩出守善邦勿忘積累之勤益勵承宣之効

入內閣安轉官制

以勸功罰以懲罪朕操是柄以御邪臣雖在宮闈亦不偏廢具官某頃緣失察嘗降官聯願總護於繕修著勤勞於夙夜不怠春年之叙特還御侮之崇服我恩榮益圖報効

醫官王師原叙復舊官制

爾以醫選用服在禁廷雖嘗失職於前乃能宣勞

於後記功志過肆有甄陞還復舊官益勤忠報

欽慈皇后父陳守貴賜謚榮穆制

朕顯膺眷命克紹丕圖永惟頌復之慈莫致晨昏
之養追崇位號肇正園陵臣木極於孝心用維隆
於外氏率循茂典寵以易名欽慈皇后故父具官
某潛德自豐流慶及遠不出門閭之內夙承天地
之祥是生柔明來應選納輔佐神考以風動於家
邦誕育眇躬以君臨於夷夏靜言而自益見殊休
肆加一品之崇式冠三公之列厥惟褒贈亦既哀
榮念宅兆之誠臣甚邇亦有異數曷昭

至懷謚法寵祿光大曰榮中情見貌曰穆合茲二
美以貴九原尚其有知服我優渥

醫官張明轉官致仕制

量力而仕引分而止此士大夫之所為而爾實能
之蓋不獨醫術出其類而已特遷厥官以榮歸
佚

何志同轉官制

荀卿有言曰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朕既
變而通之以善天下之法又設官置局參攷已事
以嚴類舉之助而筆削去取爾預有勞肆陟文階

尚期成効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十八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十九

表

復官袁州監酒稅謝上表

臣浩言昨任右正言緣論事妄繆死有餘責蒙先
皇帝矜貸特除名勒停送新州羈管至今年四月
十七日准告復官及移差遣臣已於今月某日到
任訖投諸荒裔已絕望於生遂沐以深仁忽叨承
於內徙冥心自揣感涕橫流中謝伏念臣昨在先
朝誤蒙睿獎賜以清閒之對拔為獻納之官聲光
聳動於當時遭遇逾於前比永惟圖報尤務竭

誠豈知稟賦之愚遂至敷陳之繆罪當萬死雖逃
兩觀之誅恩錫再生僅比三危之竄敢意哀憐之
異亟還品秩之榮俄自派人越參局事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性隆孝弟德際乾坤知臣夙遇先皇不
居人後察臣荐更大赦特許自新從今膚髮之餘
年盡出聖神之再造臣敢不虔思訓勅痛艾懲尤
遙望北辰雖莫陪於星拱回瞻南嶺固已近於天
中誓堅忠義之心上答生成之賜

謝皇太后表

收之嶺表復以官聯退惟萬死之餘迥出再生之
顧危衷激厲感涕縱橫中謝伏念臣資稟至愚分
甘無用方神考育材之日僣竊綴於儒科迨先皇
拔士之時遽叨陞於諫省念遭逢之絕類思罄竭
以酬恩不謂冥頑不戒冒犯罪大當從於顯戮仁
深止竄於遐方及此內遷尤非敢望此蓋伏遇皇
太后陛下憲天作德如日舒光佐聖哲以承祧興
華夷而更始雖在八荒之外舉無一物之遺是致
羈流亟蒙甄復餘生抱疾已逃瘴癘之虞慈母餘
年得冀晨昏之奉臣敢不深懲往罪勉企前修惟
博施之無疆知自新之有路忠孝而已期不負於

初心死生以之庶少酬於洪造

中書賀日食以雲陰不見表

德動上穹日蔽餘照是為希闊之際屬在清平之
朝中謝竊以對應純乾時常自夏朔有太陽之食
占為及物之災伐鼓用牲雖備存於故事側身念
咎乃昭格於靈休人皆仰之誠則明矣伏惟皇帝
陛下躬膺曆數政協璣衡以大禹不伐之功謹周
公無逸之戒日慎一日新而又新雖處宮闈如對
天地偶運行之失度尚寅畏以潛思禮義變皇帝
尊息極流乎無外致茲感應捷若響隨臣等叨服近

近司固有慙於燮理式逢亨會猶竊幸於輝光相與
驩呼實均率普

責授衡州別駕永州安置謝表

臣浩言伏奉告命責授衡州別駕永州安置於十月
初三日到永州訖分合誅夷曲蒙矜宥危心甫定感
涕交流 中謝伏念臣頃在先朝擢登諫省每奉丁寧
之訓俾輸獻納之誠愚不自量斯仰酬於簡拔安有
所發乃上瀆於威顏向非先帝之深仁寧復餘生之
可報適逢聖作召自炎荒雖全度與其惟新越躋禁
從而公議久之難掩迄正典刑尚玷散員獲居湖外

聖之誠心永與含生仰依洪造

叙復宣德郎謝表

臣浩言十月初十日伏奉告命叙宣德郎臣已即時望闕謝恩祇受訖忽由望外越在赦中還陟文階倍增感涕中謝伏念頃從荒遠獲賜言歸鄉居甫閱於三年瘡痍屢瀕於九死賴繫太平之和氣得存垂絕之殘生暑往寒來不出衡門之下昏定晨省用寬老母之憂為幸已多復何所望豈謂非常之造曲加久廢之餘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貫兩儀躬膺八寶備帝王之多福集祖宗之大成政廣周仁施每先於無告澤深漢德猶下及於重泉矧溝壑之未填曾軒墀之夙侍肆令收叙俾與光榮臣敢不篤勵誠心堅完晚節無捐軀之路雖莫報於隆恩和擊壤之音但永陶於至化

改除越州謝表

清華內閣表率名藩併冒殊私不勝至幸中謝伏念臣姿惟固陋運偶昌期神宗推道德以育材竊慶師儒之任哲廟攬乾剛以述事叨為耳目之官逮上聖之繼興躡群英而驟用恩深骨肉固已絕於身謀義迫威顏乃重陳於親意侵尋半載冒昧累章荷鴻造

之曲成俾便鄉而出守曾未幾日就更兩州皆二泐
之上游為一時之盛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遵堯
舜治越成康廣形孝弟之風丕變華夷之俗天慈所
被物願畢從是致愚誠獲蒙睿察臣敢不深惟遭遇
勉企循良昔侍燕閑既奉寬仁之訓今居屏翰誓殫
宣布之勞庶有見於撫綏以無慙於報塞

吏部侍郎諫表

臣浩言伏奉告命除臣依前通直郎試尚書吏部侍
郎仍賜對衣金帶者代言西掖已冒至繁列職中臺
更塵高選拜恩優渥撫已兢慚竊以六典治邦周重

天官之任三銓綜吏唐推文部之權洪惟神考之正
名肇復先王之成憲迄至今日天昭聖功宜得真才
以貳選事而臣猥從廢斥特荷哀憐俄擢實於近班
復預聞於機要事陛下有上帝敢萌一念之欺仰
陛下何啻高山終乏纖埃之補未正空餐之責遽叨
越次之陞靖言思之可謂幸矣茲蓋伏遇皇帝陛下
孝隆繼志道廣用中欲多士之無朋故孤立者與進
欲四方之不擾故愚守者并容爰舉斯心俾祗厥序
臣敢不激昂遭遇飭厲猷為念此餘生實聖神之再
造誓殫綿力稱寵祿之殊施

改除兵部侍郎謝表

臣浩言伏奉敕命特授依前通直郎試尚書兵部侍郎差遣賜如故者易以兵曹使其史職載惟優渥第切兢榮中謝伏念臣資稟至愚仕逢昌運荷上聖并容之異預清朝委任之隆比自西垣擢居選部所掌適司於右列其繁尤倍於他曹惟專夙夜之勤方稱銓衡之寄而臣猥兼筆削甫歷秋冬顧用志之難分懼收功之弗逮敢圖昭察亟賜遷除雖故事之具存實殊恩之曲被以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如天覆明並日升鳧短鶴長均受生成之造越南燕北悉蒙臨照之私是致駑材亦叨器使臣敢不益堅宿願勉跋前脩廢殫犬馬之勞少效涓埃之報

謝特復直龍圖閣表

衡門僻寂已竊幸於宰居延閣深嚴復叨榮於分直荷恩殊異撫已驚惶中謝伏念臣一去從班又更歲籥九愆尤之所積常循省以無忘水菽不充雖寤晨羞之奉雲天在望第殫壽祝之誠蓬茅已分於終身鶴鷺敢希於接武豈期甄復特被寵施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善貸且誠無疆惟恤灼見漢唐之已事廣推堯舜之深仁屢滌丹書咸有自新之路優班紫詔遂

無永棄之人是致餘生亦還初職臣敢不益加祗慎
務遠悔尤戒有過之必文思聞義而能徙遙瞻寶構
既獲與於光臨從此清都庶不迷於夢到誓堅晚節
圖報隆恩

中書舍人謝表

臣浩言伏奉制命授臣通直郎試中書舍人仍改賜
章服者擢從右史寵寘西垣賁以身章進其官秩叨
一時之異數躡群俊以超陞莫獲懇辭倍深悚灼中
謝切以代言所寄自昔為難况聖明之始乃號
令風行之際形容德意揭好惡以示人鼓動絃區迪

中和而成俗攷于已事猶在得賢如臣凡陋之資重
以荒唐之文才隨識短學與術疎曾莫效於前脩空
自存於宿志分為棄物望絕亨塗豈期閱歲而五遷
以至試言於三道聿膺藻鑑預掌絲綸服儒者之至
榮冒朝廷之盛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懋建皇極緝
熙聖功萬機獨斷乎軋剛四海必歸於離照察臣平
日未嘗或欺謂臣此心亦可月勸適求侍從遂使超
踰臣敢不夙夜以思初終其慎勉陳薄技雖有慙深
厚之辭擔竭孤忠庶不負生成之造

知江寧府謝表

臣浩言伏奉告命除臣依前官充寶文閣待制知江寧軍府事兼管內勸農使充江南東路兵馬鈐轄仍加武騎尉封文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如故者內閣陞華宜先俊望便藩出守輒冒榮名引分莫諧拜恩增惕中謝伏念臣叨居侍從寢閱歲年畧無可錄之勞虛竊不貲之施迫於親慮猥以情聞皂蓋朱轡既承流於東國寶章宸翰仍隸職於西清永言從欲之私實過初心之願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隆舜考政廣堯仁憫臣至誠自冬春而有請察臣孤立在出處以無嫌用賁其行遂加廠職臣敢不深惟寵數益勵愚衷從賴乾坤固無分於內外命輕蟻蟻摺圖報於生成

復叙許居常州謝表

臣浩言昨於昭州准旨揮移漢陽軍今月初九日至本軍准告復承奉郎臣已即時祇受望闕稱謝訖見起發歸本貫常州居住者萬里投荒豈生還之敢望九重獨斷俄意外以蒙恩感激哀憐縱橫涕淚中謝伏念臣寔為固陋全昧幾微有言輒至於妄陳雖死不足以塞責上賴聖人之救物特寬司寇之嚴刑但復竄於遐荒姑使省其徃咎惟昭潭之可畏與新州

之不殊形影自隨朝夕難保昏昏瘴霧信為提耳之
師兀兀愁居自得致身之道惟忠惟孝無古無今命
雖甚於垂絲心已期於結草不謂僅存之瘦骨忽還
將絕之驚魂既獲免於拘繫遂亟詣於定省名蠲罪
籍品復又階在杖拭之非常皆覲覲之莫及此蓋伏
遇皇帝陛下道彌天覆德盛春生千齡光御於丕圖
萬物皆由於和氣紹隆先烈坐撫太平曲回佳日之
明旁燭戴盆之下謂裕陵長育賜之第而除教官謂
哲廟保全矜其愚而屈常法召從五嶺之表端遇六
龍之飛擢于不次之中曾是惟新之數肆令旣叙俯
及孤危臣敢不因險阻艱難之備嘗念身體髮膚之
并造益堅夙志遙瞻北極之尊長與先朝共祝南山
之壽精誠所貫高厚必知

笏記

異雖食朔德自回天候爾雲興有如果赴伏惟皇帝
陛下與乾同健以日同明尚嚴消復之誠坐獲亨嘉
之證臣等久塵近列式遇昌辰在於照臨之中不勝
欣蹈之至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十九

道鄉 一生鄉忠公文集卷之二十
狀

辭免除右正言狀

聞命震驚措身無所伏念臣學問迂踈見聞寡陋比
者蒙恩賜對方懼不足以仰副聖問而以諫省之官
職在獻納陛下聽斷以來尤慎選除豈臣卑凡所敢
冒處所有命未敢祇受伏均聖慈特賜追寢以安
愚分

辭免依前除右正言狀

聞命震驚莫知所措伏念臣昨緣狂妄罪不勝誅蒙

先皇帝屈法推仁止竄嶺表固已萬幸又蒙程造以
臣該登極大赦特復舊官就移職任曾未踰月即賜
召還求諾古今始無前比臣雖擯軀墮首豈足以上
報異恩然臣資稟至愚動多迂繆若更冒居言路深
懼獻納失當無以仰副陛下明目達聰之意伏望睿
慈俯賜昭察追寢成命以安愚分

附免右正言第二狀

臣息深厚俯及賤微退自省循不勝惶懼臣伏自炎
荒必死之地蒙陛下矜恤亟賜召還抱疴餘生既脫
瘴氛垂幸老母復霑祿養同歸骸肉骨未足比倫所以
酬恩安敢擇事况陛下親政以來首闢言路擢用忠
良所謂千載不可逢之嘉會而臣亦預望選豈不至
榮幸緣臣學術淺陋多所不通拜處諫垣必無裨
益伏望聖慈特降指揮除臣兩浙路合入差遣庶幾
遵奉詔條勉收微効上報天地生成之賜

辭免右正言第三狀

懇辭莫獲實出異恩顧臣何人有此遭遇義當趨職
圖報萬分安敢規求措身自便重念臣今事勢與衆
不同除已兩具奏陳外尚有不得已者臣母行年既
高緣臣遠竄夙夕憂懼殆不堪處今月日未幾復居

舊職必無以慰安母心其事一也臣自蒙神宗皇帝
賜第以來止為內外學官未嘗更歷州縣凡是世務
多不通曉乃散於天下之事無所不論以禪初政勢
必不能其事二也陛下方除壅蔽以廣聰明如臣至
愚一昧獻納則慮有難於聽用之言言或不用不惟
臣失其職抑恐言路不振將自臣始其事三也臣昨
待罪諫省不能諧附權要論列所及悉為仇讎聞臣
召還意必不樂萬一疑似之間構臣罪戾不免上煩
朕察其事四也臣昨竄逐之後凡不快臣者相與摺
撼無所不至臣若論列偶及其人彼必以為因緣國
事報復私怨臣若避嫌不論又負陛下任使之意
其事五也事勢如此世所共知不敢以辭自瀆天
聽伏望聖慈曲垂矜恤改除一合入差遣臣不勝
區區螻蟻之情

乞改除合入差遣狀

重惟跡遠小臣不敢區區請雖已赴省共職而分義
未安實難自己比緣賜對口聞天聰曲荷矜憐洞
照危懇臣雖碎首莫報大恩伏望聖慈特降指揮
檢舉臣累奏事理改除一合入差遣臣不勝區區
螻蟻之情

乞給假歸常州迎侍狀

竊念臣母年高素苦風眩臣昨過嶺以家貧路遠迎侍不得見居常州臣既被召旨又不敢迂程歸省及至國門聞臣母自臣得罪以來日夕憂懼舊疾增加人子之心實難安處陛下以仁孝治天下臣雖不獲辭祿就養欲望聖慈兩賜矜恤特許給假令臣暫歸常州迎侍老母前來不勝區區犬馬之情

辭免起居舍人狀

臣竊見祖宗以來推擇左右秉筆之臣尤為至嚴所以厲庶工而尊朝廷也陛下方遵奉成憲以盡春秋謹始之義名器所屬必時望人而越使記言乃誤超擢臣雖不學豈不自省非其分乎聞命驚惶莫知所措伏望聖慈俯昭誠悃追寢褒除改用蒙英度協公議

辭免起居舍人第二狀

臣草芥賤微仰荷陛下天地曲成之恩至隆至厚豈敢不即祇命勉自効其涓埃重念人君之言發於堂陛深嚴之上而休戚所應乃在四方萬里之外必資文高學博器識闕遠之士善惡畢書以為

檢戒而垂無窮願臣何能輒塵妙選且擢自諫省
雖有故事然不循月限特授此官自唐以來與魏
暮比者殆無其人况臣以拾遺召復甫逾半年以
補闕遷除上未供職比之前輩尤更僥倖若不控
誠於聞命之初將遂貶譏於拜命之後上累名器
所係不輕伏望聖慈深賜矜察收寢諫恩別除臣
一合入閑慢差遣不惟臣獲安愚分亦庶樂朝廷
不失因任處宣之實

辭免中書舍人狀

聞命震驚莫知所從竊惟陛下躬攬以來端好惡
以隆太平固已垂盡至公至正之道而所以形容德意
風動四方使草木知所辟行則代言之任尤當審擇
如臣雖管志學愚不可移勉為詞章最其所短若或
希恩冒試昧於自陳不惟無以仰副陛下選擢之意
亦恐輿議沸騰上累國體臣聞前輩緣召試而以不
能固辭遂蒙聽許者甚多伏望聖慈特賜寢罷召試
指揮以安愚分

辭免中書舍人第二狀

聞命震驚莫知所措竊以代言之任擢自右史雖故
事具存然必學識文詞過人懷甚乃協公議如臣孤

陋一無所長秉筆殿砌日月未幾免試弗獲慶黜為
宜敢謂殊私亟此廢用在臣分義尤極難安伏望聖
慈特降指揮追還恩獎復與名位不為虛受以嚴一
時多士之勸

與李潛自代狀

伏見朝奉郎秘閣校理致仕李潛道隆德備言約行
高貴所謂儒士以為法雖已引年歸老然臣去歲過
虔州見之其形神充盈耳目聰明精力少年殆莫能
及陛下寤寐賢俊陪輔太平擢為從官臣且在選顧
足以任重致遠如潛之老成者乃獨休處乎名器之
外豈惟有識次歎臣亦愧忤無窮舉以代臣實允公
議

薦郭照陳彥默奏狀

昨見本省編例官宣德郎郭照宣義郎陳彥默盡心
職事議論允平察其人皆有操守是時照彥默到局
已及三年比臣召還又復彌歲而返官尚在本局初
不少進比之勅局官屬未久輒遷者實為淹滯况昭
經術法令無不該通彥默知識詞章夙有休譽方朝
廷搜拔人才以備器使之時如此二人誠未易得伏
望聖慈特賜採收不次用之必有顯効

辭免同修國史奏狀

聞命驚惶莫知所處臣竊觀神宗皇帝不遺久已十有七年而一代信書至今未就陛下聖考既深以為念必慎擇史官付之論譔豈臣疎賤所敢參預况今英俊布滿臺閣其才行學識率居臣右改而命之不惟臣分獲安實足以副陛下顯揚先烈之意

辭免同修國史第二狀

臣雖至愚既荷聖恩曲加任使自當奮厲求稱萬一又况神宗皇帝改科造士臣實執經太學繼蒙賜策擢為教官因緣遭逢以至今日果於大典可以助致

涓埃亦自當罄竭夙夜圖報長育之恩豈敢重於辭避緣自開院以來不知所更者幾人所歷者幾時而所見不同互有筆削近雖已降指揮兼用新舊實錄及實錄之所不載而明有稽據可參相照者並聽詳考事實書之國史然是非取捨紛錯無緒必欲相與折衷以成萬世不刊之書此非臣至愚所能任也伏望聖慈察臣誠心特與辭避以安分願不勝天地生成之賜

辭免同修國史第三狀

懇誠雖至前旨未頒不免傾輸仰祈矜察竊以文字

之職儒者所榮擢實史官尤更寵異在臣僥倖豈可
勝言但臣志學以來以資質駑鈍痛自刻厲遂得心
疾每思慮過當即怔忡不寧發為口瘡寢食幾廢今
來修史惟神宗皇帝盛德大業如青天白日尚容窺
仰萬一其餘群臣事實臣採於愛憎未知所辨正賴
心力有餘之人區別是非以嚴褒貶而臣所苦適難
勉強儻因憤亂取捨失當則九厥所書必至乖戾傳
示萬世其害無窮此尤臣之所大懼也臣荷陛下生
成之恩不啻天地父母是以輒忘誅戮冒瀆再三敢
望聖慈赦其罪而允其請庶不致以疾繆上誤大典

辭免吏部侍郎奏狀

聞命震越莫知所為竊以天官劇曹貳卿高選久于
侍從方稱息休而臣資淺望輕已試無効未從顯黜
更此陞遷揣分難安不敢冒處伏望聖慈追寢誤恩
改除一合入閑慢差道

與董不自代狀

伏覩朝散大夫通判息州軍州事董丕孝友之行無
媿古人靜退之風可勵世俗清朝顯拔且在所先舉
以代臣實允公議

薦盛瑜陳彥默狀

昨見承議郎盛瑜宣德即陳彥默正在所統見其修職甚敏而勤編類成書近已放罷况瑜與彥默並以才學為衆所稱擢而用之必有顯効伏望聖慈特降指揮審察施行

舉張景脩自代狀

伏見朝奉郎充親賢宅大小學教授張景脩操履完潔學術該明在元豐時以文送童子朱天錫赴闕求試神宗皇帝見而稱之嘗諭政府記錄姓名今已白首尚沉下僚臣實不如舉以自代

薦張舉狀

為人乎處艱劇如簡易臨蒼黃如平日才至大也事無纖而不該理無幽而不燭識至明也彼方戢舌而獨抗其議彼方縮手而獨致其身氣至剛也與六合而爭衡納萬物而猶裕量至廣也為小官時已如此矣譬松栢纔拱把而礫砢節操已有高聳千尋大合百圍之勢識者率以宰輔目焉至其尹上京而登政府也辨匿姓之書而全百千之命於危疑之際止徒慕之請而安億萬之魂於冥漠之間以至寬市場之通措曲獄之形下膏澤於旱暵可慮之時排姦邪於根本難拔之地其他蓋不可以悉數是其才識氣量

能使普天之下無一夫不獲者明效矣。匪朝伊夕入
秉鳴鈞弼亮聖主比隆時雍其又將不止於此。豈區
區歛其施於一類官哉。況督府千里之內官吏待之
而裕其職業農夫待之而裕其耕耨百工待之而裕
其斲削商旅待之而裕其阜通非特類官之士願深
而望切焉。子之所言何異楚人亡弓楚人得之猶有
楚國之限者也。浩竊復曰客前之所賀浩者出於私
情故專在一身而遺類官今之所以闢浩者歸於公
議故博及天下而畧類官浩雖鄙人亦粗曉於斯二
者獨以類官為言則庶幾所謂思不可出其位之意

乞外補第二狀

頃緣母氏切歎歸鄉累具奏陳乞除外任。寤恩深厚
未賜允俞。臣雖至愚自當捐軀力圖報効。而况身體
髮膚本出陛下再造之賜。豈宜內外安有兩重念
臣兄弟五人家貧口衆難於盡養。一牛自居常州。今
已二年。母氏念之固已至切。加以第二弟抱疾未愈
第三弟喪失幼子。以此累心日更悲歸比之前時尤
不安處。伏望聖慈憐矜危懇特降指揮。除臣兩浙路
一合入差道施行。干冒天威。臣無任惶懼之至。

除知江寧府辭免職名

伏以內閣之職國家所寵待鴻儒風勸各士而臣叨
居班列靡著事功迫於使親遂爾求外任之藩府已
懼難勝加以職名異敢冒處伏望聖慈特降指揮追
寢誤恩以安愚分

雲夢正一奏狀

伏見前祕閣總理廖正一文高學博望著一時性介
少容多取怨嫉昨知臣鄉常州日恩威並行善良
得所父老歡誦謂近年以來少見比擬只緣不能曲
奉本路監司為其深怒遂以鍛鍊慘酷造成正一賊
濫等事士民痛憤為之流涕近雖蒙朝廷引用累赦

許令叙復然腰膝之罪尚存昭除致正一之才未獲
自效於陛下器使棄棄之日甚可憫也臣切願從班
竊觀德意海內屈抑惟恐不伸苟不能以鄉里士民
痛憤之鬱鬱之情上達天聰則誰復能為正一言者伏
望聖慈特降指揮罷官置司別行根勘若以經隔歲
月或追遠紛擾即乞特賜矜察改正施行庶幾其才
不以寃廢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二十一
書

上哲宗皇帝書

元祐四年十二月某日穎昌府教授臣鄒浩謹昧死
上書皇帝陛下臣伏觀近降貢舉勅凡考試進士試
卷其習經術者以經術為去留其無詞賦者以詞賦
為去留其餘數場止以品定高下所有以四場工拙
通定去留高下指揮更不施行臣竊惑之臣聞自先
王賓興之法掃蕩不存而後世所以取天下之士一
以空言而已德行道藝不復誰何以迄于今莫之能

改就令此法不行士之所務猶在言而不在實况既
行乎臣見天下之士不惟有愧於其實又將有愧於
其言矣何則法行之利不勝其害其弊必至於此何
謂利兩科之試各以四場故習經術者不敢忽策論
兼詞賦者不敢忽大義之其群居欲無所不工則亦
無所不知欲無所不知則亦無所不讀今也專以其
科之所主者為去留則士止務其所主者不必襍然
並習如前日之擾擾一利也士之取舍一繫有司有
司之好惡又各繫其所習之如何故尚經術者斥詞
賦尚詞賦者斥經術尚策論者又并二者斥之交相

毀譽迄無定論而士之取舍直以幸不幸耳今也嚴
之以法使有適從則有司雖欲奮私意執偏見以自
勝負勢有不可二利也何謂害惟知經然後工於義
准知子史然後工於策論至於詞賦則往往哀諸家
之集纂六帖之類左攘右竊以速名第而一時有司
固莫之能辨也且以今舉校之兩科取士初無輕重
然而不以經術應詔者已十有八九今也重以去留
之法導之臣知天下之士自是以六經子史為棄物
矣蓋士之所急者在去留而高下非所恤故也一害
也士之品有三不待教者上智也不足教者下愚也

教之則成不特則廢者中人也而中人之才滿天下
今也使之趨於不該不備之習則是天下之才將
淪胥以廢而莫之振二害也國家自慶曆以來天下
州縣編置學校自熙寧以來天下州縣始命學官誠
有意以義理養天下之才也一以去留搖蕩其心
難力以義理強之亦安能勝其所習然則所置學校
特為虛器所命教官徒耗廩祿顧欲化民成俗如古
盛時不亦難乎三害也上自輔弼之大臣下逮州縣
之小吏皆佐陛下行道者也非欲其若司馬相如枚
乘沈佺期宋之問之屬以文詞供奉諂頌功德而已

而乃養之不以其道用之不以其實誰恃以成天下
之務哉四害也臣愚伏觀陛下南嚮以來以天地之
德亭育萬物以日月之光列白萬微黜陟群臣因革
政令斟酌人心若令符節至取士之法最務之急者
甲以為可乙以為否五六年間不知幾變今又變焉
曾未足以厭天下之望臣竊惜之陛下誠以其法為
善胡不盡罷數場之文只以經術詞賦試之然而不
為者臣知建言之臣慮失天下之士不知有其名而
無其實其失猶在也夫舉事有名而無實非朝廷之
美也萬一兩舉復有與是比者無乃重為聖政之累

乎傳曰設教於本其敎且末設教於末其敎奈何又曰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民從之偏為去留不可謂本已著于令不可謂非所好陛下少湏之臣之二利四害之說行自判矣且臣四害之中如人才不振無以成天下之務尤有所當慮者陛下視今日之人才果有餘邪果不足邪以為不足則嚴廊未嘗無輔弼左右未嘗無侍從諸路未嘗無監司州縣未嘗無守令凡中外之百執事亦未嘗不備其待選待次去來吏部者又常倍蓰見任之數以為有餘則自任以天下之重輔導陸

下與二帝三王比隆爭治者幾人進退賢否惟其實而不汲引親舊不遺棄蹙蹙以誤陛下器使者幾人正色昌言列百官之功罪論庶事之得失務存大體而不承望風旨以自媒者幾人持刺舉之權以肅清所部而不結權貴以殖私不借孤寒以示公者幾人承宣詔力農桑使民安其所不飲泣於猾胥黠吏之手者幾人夙夜修職不敢苟且以異指摘之不吾及者幾人貧所當富也則曰水旱如之何官冗所當澄也則曰人情不可擾人物所當求也則曰從古不乏才國用所當裕也則曰治世耻言利風俗所

當厚也則曰不切於時變邊俗所當嚴也則曰在德不在兵其他觀縷臣不暇悉要之為國謀不如謀其身為百姓慮不如慮其子孫者衆也陛下端拱一堂之上方以覆載為度固不規規焉察臣下之私然視朝之餘省奏報聽講讀之暇亦常念其所以然之故乎此乃不明義理之驗也夫以義理養天下之士士方平時師聖賢談道德其取舍去就之際若無以易其操者一旦用焉猶或幡然無以副朝廷承庸之意况不知所以養之耶董仲舒曰不素養士而求賢才不琢玉而求文彩臣嘗以為知言臣願陛下詔有

司追用舊勅以四場工拙通定去留高下庶幾經術策論之試不為虛文而亡亦知陛下所以期之甚厚相與精白以承休德而人才有餘矣豈甚難者哉昔孔子不欲去餼羊者非為餼羊也為告朔之禮也孟嘗不欲毀明堂者非為明堂也為王者之政也餼羊不去則告朔之禮猶可以意推明堂不毀則王者之政猶可以迹攷臣之區區實在於此臣寒鄉鄙人也生長和氣之中沐浴仁學之澤備負學校為日久矣重念古者工執藝事以諫之義故敢因執事所及輕犯天威冒獻瞽說惟陛下採其一得而赦其萬死則

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
至臣浩誠惶誠恐首稽首昧死謹言

上范相書

某浙右之鄙人也敬仰閣下道德之尊文謨武烈之
盛其日久矣既而閣下入相上主經緯普天浩獲與
蠕動根著生成於和氣之中而曲得所願浩之受賜
亦多矣當此之時海內有識之士孰不願一登元禮
之門一識泰和之面一聞老聃之警欬以自快其夙
心哉或以匏係之勢無由自到則徒備立蟻慕而已
願浩何者伏值閣下暫解機務來鎮是邦適以類官

區區承乏之微與諸生同務式焉天假之幸尚可以
數計而言論邪浩居常讀書見伊尹以天下之重自
任也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見周公之待士也一
飯三吐其哺一沐三握其髮每至此未嘗不掩卷注
目髣髴其為人恨不身親見之豈意與之比隆如閣
下者得以周旋於鸞鷟影之內乎揚子曰侍君子
晦斯光窒斯通亡斯存辱斯榮敗斯成此浩之所以
幸也雖然幸於其身而未幸於其親人子之心將默
默而止乎抑求之而冀其有得乎求之而冀其有得
可以為親不可以為己蓋分不得而然也故孔子曰

不患莫已知求為可知也默默而止可以為已不可以為親蓋義不得而然也故孔子曰立身揚名以顯父母孝之終也今夫人之大倫內則父子外則君臣而臣之事君自其所以事父移之耳苟君事之不先君名之不顯則世必以為不忠之臣至於事父而曰與君異其可乎然則浩之今日雖欲寃舌不可得也重念家君行年五十有二矣棲遲選調殆逾二紀屬者效官畿東繼為當路所薦譬如掘井已及九仞譬如為山裁虧一篔欲控告乎本部則前已見收欲留待乎來年則今已迫替惴惴焉日懼幾成而敗之竊

惟閣下方比下車歲薦之負必有餘數儻蒙察其為親之義窘於無策而特推伊尹之心使無不獲之歎特推周公之心使綴所待之後陳則不獨浩之幸也家君之幸也舉族寒餓有待焉者之幸也又况寶玉產在衆木皆潤威鳳所往衆羽皆從閣下少休於此真賢實才皆願備門墻之數苟於此時不能預剖露其底裏以徹聰明則異日追悔何嗟及矣閣下雖欲金鎔而上甄之不猶索旣寒之裘激西江之水平諺有之曰觥飲不及壺飡蓋言事之不可緩者以故輒忘台席之未溫曳裾之不素而遽謁其私也然向非

閣下以伊周之業取信乎萬方浩亦曷敢然哉若曰
一介之愚八品之賤不自揣量率爾而進冒瀆前宰
相非浩之所敢知也歛板待命背汗流踵不宣

上王左丞書

伏聞左丞由建康移鎮維揚客有知浩謬愛浩至者
前揖而賀曰子之父前此二十年為池州貴州縣主
簿今左丞王公方折首於其州之掾曹分明好也視
同寮為特厚子今乃獲指令於公之節鉞之下公將
善必子稱罪必子宥庇予不淺矣浩竊應之曰客雖
不浩賀浩固已自賀若不勝者但非客之所謂也夫

謬為東南一都會類宮率四方之學者旦暮講習紛
如他州所設師儒悉皆命自朝廷朝廷非不倦也刺
史更加意焉霽威俛首接之而厚其儀養之而厚其
財以風動一方之俗使勇發而為善父誠其子兄詔
其弟婦勉其夫長帥其幼朋友相切偲而不怠以承
嘉惠以稱盛德賢能成器唯恐不允冥頑悛惡唯恐
居後則民之化之或觀或感侵尋乎仁義廉耻之風
而黃堂日以無事矣記曰化民成俗其必由學此之
謂也揚之建學為日固又刺史加意於此者遠則惟
魏國韓公嘗增其田疇近則惟秀國陳公嘗新棟宇

且鉅公名卿由廊廟侍從之貴擁節鉞而鎮是邦相踵也或以此為不急之務而莫之誰何或有其意而車未停驟坐未暖席遽被命去而不得為是以曠數十年間無與陳韓二公並者况欲紹復魯僖蜀文之盛乎是可為太息也浩聞王公之負小之剖符守一州而一州享其利大之輔佐理四海而四海受其賜談士頌之文士紀之志士畏慕而法之今其來也必舉化民成俗之言紹復魯僖蜀文之盛不俾韓陳二公擅美譽於無窮浩之自賀實在於此非客之所謂也客曰然僕固失之子亦未為得也子不聞王公之

伏見前睦州清溪縣主簿張舉少以才望顯于東南治五四年進士第十人及第不怠遠去父母遂不復仕宦承顏養志外於書無所不讀於文無所不工一時儒宗咸所推重元祐初朝廷特起為潁州教授而舉安於處約力辭不就終始一操彌四十年表擢用之有助朕化

薦陽孝本狀

伏見虔州布衣陽孝本蚤居太學蔚以賢稱既乃幡然不求仕進竭力置書數千卷歸隱通天巖鄉人以其貧甚出錢助之一無所受其學通乎古今其行拔

乎世俗行年高矣而志不少衰宜被褒揚以勸多士

乞外補奏狀

輒有危懇上干天聽出於迫切不避誅夷伏念臣第
二弟洞最為老母鍾愛昨緣家貧累重携挈不來留
居常州近得書報忽感風疾多方救治尚未痊平老
母聞之日夕憂慮幾廢食急欲歸鄉親自照管臣
為人子尤不遑安臣比蒙恩易部以便史職方幸事
簡勉自罄竭上副委任之萬一而私計窘奪乃出意
外敢望聖慈曲賜矜察特除臣兩浙路一合入差
庶幾迎侍過家少慰親心一
易息待命之

也孟子謂公孫丑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
矣浩承之於揚之類官者也知類官而已矣不亦可
乎密既退浩因記其言今輒書以叩將命者恭惟知
府左丞資政矜其愚而恕其罪不獨浩之幸也一方
多士之幸也浩屬以職賤拘文不敢越境外謹遣諸
生持書前迎台旆干冒鈞嚴浩下情無任背汗肌慄
之至

上蒲左丞書

浩嘗讀泮水之詩竊思古先哲王之於諸侯裂地而
封之䟽爵以貴之井牧相錯溝涂從橫提封之數或

五百里土至廣也黔首橫目倚走伏趨蜂起蟻聚各脩其業民至衆也典則軌度政令賞罰詳要先後罔不即叙法至良也參伍衆輔設傳陳置尊卑乘承交賴以濟官至備也廣土待之而後守衆民待之而後理良法待之而後行備官待之而後功以致外治以蕃王室任至大也戴冕被服憑几南面目指手撓莫不風動而皆至權至重也操重權當大任董正備官舉良法而措之巍然廣土衆民之上力回丘山氣變寒暑頓何為而不可況其陵夷以及春秋之際而狙詐相籠虎暴相噬以自取勝者十國而六七則其為尤無不至亦勢使然而魯侯乃獨勤勤惓惓以修泮宮為務誠知所先後者宜其詩人頌之以耀後世而垂不朽歟詩曰淮夷攸服淮夷卒獲憬彼淮夷來獻其寶泮宮既修矣每以驕逸猾夏如淮夷者猶不止攸服而遂至卒獲不止卒獲而遂至來獻其寶其所臨蒞之國人尚安有不革心易慮以從其所好者乎記曰化民成俗其必由學此之謂也浩讀詩至此蓋嘗三復其言收視屏息想見魯國之盛恨不生斯時偕其國人從公于邁以承匪怒伊教之賜而底于成就如藻茆生於泮水者可采以薦羞也所自宰者全

形軀具耳目不殘於聾盲跛蹇而儒衣儒冠獲取是
詩而讀之以想見其盛而已矣夫簡編所載直古人
之糟魄爾所以潤澤而行之者不可傳也取而讀之
想見其盛亦足為幸則夫親遇甘肅所以然者其幸可
勝計哉其惟其官稟靈峻嶽作瑞白辰簡在帝心夙
躋膺仕代言內職文配兩京統轄中臺功昭九叙六
將宅百揆均四海越丙魏而掩施宋以追復阿衡之
美而遽以均勞暫去廊廟載膺天寵易鎮大邦稽之
前載武公由衛國而後相周黃由潁川而後相漢
則閣下之正台庶執馮樞亦由州入矣今之揚州

雖與禹貢所言者異然實古上公之國而學則泮宮
也天子命之教而為之者也聖朝留意為學自熙寧
逮元禮七閩之間再掃其弊而新之首辟靡旋及四
國而泮宮之制則具辟靡之體而微者命官主治在
東南蓋無幾而楊居一焉浩浙右鯁生齷齪自整下
能解頰圻角從橫而無雙也偶因試可獲處是職正
在使節之下而棧棧之旂躊躇之馬浩行遂拭目而
視噦噦之鸞昭昭之音浩行遂傾耳而聽豈徒以慰
希企大賢瞻仰餘光之誠而已且期與多士沐浴道
德之教以藥偕生之疾則浩前所謂其幸不勝計者

此也它日泮水之頌不獨在魯侯而又在閣下矣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二十一

